

# 戚少保祠：活着的剑冢



## 古迹

方其军

若干年前，我曾在余姚临山镇“驻扎”两月，收获颇多。其中之一，就是知悉声名显赫的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竟与临山有着密切关联。由此，临山因为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苍凉傲气，而显得不同寻常。

在明代，临山卫与定海卫、观海卫并称“浙东三卫”。明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年），戚继光由浙江都司金升任为宁绍台参将，这是一个需要领兵冲锋的岗位。从履历看，虽是武将世家出身的他，此前并未领兵打仗，只是巡逻守城、研读兵法。而临山卫是他拉开抗倭大戏序幕的重要地理节点，那一年，戚继光24岁。到任不久，上千倭寇袭扰慈溪，戚继光从卫所领兵出击，三箭连杀三个倭寇头目，初战告捷。直至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二月，浙江防御体制重置，宁绍台分离，设宁绍参将、台金参将，戚继光改任台金参将。就这样，临山卫与戚继光互道珍重……

三四年里，戚继光在临山卫留下了行迹，殷殷情意和赫赫战功。他赴任台金参将时，临山百姓依依不舍，在城隍庙侧建祠立像。祠名“戚参将生祠”，又名

“去思祠”。余姚籍的应天巡抚翁大立挥笔写下《前宁绍参将南塘戚公生祠记》，翻阅明嘉靖《临山卫志》校点版，我看到了这篇大作。其中记述：“宁绍参将南塘戚君，平居轻裘缓带，折节下士，循循如儒生。而临敌敢勇，身先士卒，有烈丈夫之气。”一个智勇双全、风度翩翩的儒将形象跃然纸上。起初，戚参将生祠每年设春秋祭祀。至清代，年久失修，渐渐圯废。但，民族精神不可磨灭，民众对英雄的追思没有停歇。时隔300多年，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春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整个国家处于甲午战败的愁绪与悲愤中，临山百姓也不例外。抵御外侮的迫切心理，激发了对英雄精神回归的渴望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临山重造戚少保祠。

初春的一个晚上，我走在临山的老街。踩一踩石板，心想会不会是戚继光走过的；摸一摸山石，心想会不会是戚继光扶过的。我合拢双眼凝神静气，周遭似乎生长蔓延着城郭和屋檐。耳畔，不时传来马蹄声和操练呐喊。哦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或许是他即将奔赴台州的前夜。就要离开了，该有一个郑重的告别吧。毕竟，就在这里，他的满腔报国之心和满腹纵横之才，开始得到施展。

不知不觉，我已行至戚少保祠。在夜色里抬头凝望，依稀可辨

“戚少保祠”四字。历代有多少人如我这般在祠前怀古，追溯着一代英豪的前世今生。他的六世祖戚祥曾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，战死于云南。于是，家族世袭作为四品武职的山东登州指挥金事一职。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，14岁的戚继光袭任父职，也就是说，他不用研究兵书，不用当一天兵，自然就是四品武官。但，他终究是“不安分”的，他要展示实力，实现抱负。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年），他考中武举，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。刚巧蒙古兵逼近京城，会试取消，考官直接分派守城任务。他被派去守御京师九门，又被派往蓟门巡边……

然而，他的事业不在北方，而是在南方。他终究要痛打的不是来自草原的铁骑，而是来自水域的强贼。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，因东南沿海倭寇嚣张，他被调往浙江任职……

借着月光，我端详戚少保祠。有资料记述：“祠坐北朝南，阔9.20米，深7米，分三间，中间梁架为抬梁式，结构简练，屋面硬山造，小青瓦覆盖。”四周砌以砖墙，中间开一台门。地址牌上标注：“校场路17号”。所谓“校场”，是古代操练或比武的场地。

离开后的戚继光以另一种方式留驻临山。姚北一带有许多戚姓居

民，临山镇戚姓更为密集，相传是戚继光的后裔。我猜测，当地戚姓是他的嫡系传承不是没可能。另外，还有一些可能是他的属下、家丁甚至兵卒的后裔。调任台金参将之前约半年，手握沿海兵务重任的高官胡宗宪准许了戚继光的一项请示：自行招募组织军队。随即，戚继光就从义乌招募矿工、农民约4000人，在校场口严格训练，这就是名垂史册的“戚家军”。当时，有的穷苦人没名没姓，跟随戚继光报效朝廷、除暴安良，也就“生是戚家的人，死是戚家的鬼”了。

“抗倭浙东最前沿，今留城郭依然。威军震耳杀声传，烽火台前。垛口萋萋芳草，塞边汨汨清泉。大街小巷忆当年，多少诗篇。”黄建周先生以诗词描述过临山卫作为抗倭重镇的壮丽史话。当然，所有的喧哗会归于平静。在戚少保祠后面，我发现一处方池，四周砌以青石，朝南一石上刻有三字：“洗心池”。池水清冽，倒映月光，如同琼浆。洗心其实是思过的另一种说法，年轻后生或有误入歧途的，或有心性迷惘的，在瞻仰纪念戚继光后，也许会悬崖勒马或拨云见天。

在戚少保祠，民间的朴素追思挽留的是英雄的精神，那种伟力如同宝剑高贵、精锐。假如家国需要，民众会被唤醒，随时听从感召，利剑出鞘、所向披靡。这或许是戚少保祠的最大意义。戚少保祠，就是一座活着的剑冢。

# 镡器，行走在民间的贵族

## 风物

蒋静波

老家的两只衣橱顶上，搁置着两组四开门的木质玻璃门藏橱。隔着玻璃门，可以看见静躺在里面的锡瓶、饭孟、酒壶、寿字台等镡制品，泛着银润的光泽。大口的锡瓶长年放着茶叶、面粉、芝麻、中草药等物品，小口的饭孟则盛着糕点、糖类食品。父亲依然记得，每当邻居进来，望着奶奶当年的这些陪嫁镡器，总会羡慕地对奶奶说：“介好家底，可以娶一房好人家的媳妇哩。”当时，年幼的父亲并不明白话中之意。

邻居的话并非虚言。镡器是民间的贵族，是家庭看得见的财富，旧时的人们常以镡器的多寡来衡量家境的好坏。金、银是财富的象征，用它制作器具既是一种奢望，又不切合实际；镡的价值仅次于金、银，普通家庭打制几件镡器一般能够承受。

人们对镡器的青睐主要还在于它的实用价值。镡器具有杀菌、无毒、防潮、抗氧化的特点，用镡制品存放物品，不易受潮、变质；冬日里，将烫过的黄酒盛于镡酒壶内，能持久保温；寿字台和香炉又是日常礼佛、祭祀的用品。还有许多仗仗道具、佛事法器、兵器等镡制品，虽各有妙处，但离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。

旧时，女儿出嫁前，做父母的会将技艺精湛的打镡师傅请进家门，打制一些镡器作为嫁妆。寻常人家一般会打制成套的饭孟、酒壶、寿字台和茶叶罐、香炉等日常器具，大户人家除此之外，还会打制诸如落地新花台、五字台、充花台、荷花灯、九连灯、风灯、香船、摇钱树等镡器。新娘的嫁妆中，镡器最受关注，镡器越多，娘家越有面子。

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”“三百六十行”其实是泛指，民间



的手工业行业，常见的一般可以归纳为镡匠、石匠、雕花匠、木匠、泥水匠、箍桶匠、竹匠、裁缝等八行，旧称“八作手艺”。镡匠便是其中之一。镡器的手工作艺，程序十分繁琐，从镡条（或镡块）变成镡器，大致要经过熔化、压片、裁剪、锻打、拼接、锉、刮、削、雕花、刻字、抛光、锡器成品等10多道工序，每一道工序，都渗透了镡匠师傅的汗水。

我的眼前出现了镡匠师傅忙碌的身影。师傅点燃炉子后，将镡条（或镡块）放进搁在炉子上的铁碗中，镡条慢慢熔成了镡液。师傅将镡液灌入石制的模型中，浇制成平板状，也就是镡板。等到镡板冷却后，在上面量好尺寸，用剪刀裁剪成一块块零部件，再用榔头将它们敲成坯子模型。然后将模型一块块拼起来，手拿焊枪，一点一点焊成器具的形状。接下来，师傅用锉刀锉平器具焊缝，除去污物，用刮刀刮匀、刮亮。最后，用柔软的刮木树叶，在镡器上不断打磨，一只锃亮的镡器就算大功告成了。酒壶、茶罐等镡器需要雕花，师傅就在器具的每一面（一般为六面）用铲刀雕上梅、兰、竹、菊等图案。此外，酒壶嘴上还要镶铜，师傅就将

壶口锉平，再把预先加工好的铜片用镡焊上去。

打镡是技术性较强的行当，要精制一件镡器非常不易。请镡匠师傅上门打镡，是家庭的大事，干活期间，主人会拿出好酒好饭招待师傅。慢工出细活，镡匠师傅一天只能打制1只寿字台，繁复一点的寿字台则需3天。如此，一般人打镡需十天半月，大户人家打镡花一两个月及以上也是平常之事。待女儿出嫁那天，好客的主人会请“八作师傅”共赴喜宴，精明的主人往往请镡匠师傅代表“八作师傅”入席。有师傅坐在喜宴上，一方面是犒劳师傅，另一方面是向众位亲友宣告：我们尊敬师傅，我们是懂规矩的人家。

奉化从宋代起就有了打镡技艺，至清末民初，奉化镡匠已开始运用“失蜡浇铸”工艺打制镡器，并发明了先进的打镡工具——用于刮削的土制车床，此举为镡器制作工艺向机械化发展开了先河。宁波籍镡匠以其精湛的技术走红大江南北，其中尤以奉化镡匠为最。

旧时以家族谱系为纽带传承打镡技艺，代代相传（传男不传女）。1949年以后，宁波境内被称为一代名师的奉化人朱坤坤，在奉

化开了一家专门招徒授艺的打镡馆，今年51岁的朱义华师傅就是朱坤坤当年的关门弟子。此后，许多打镡师傅打破壁垒，开始对外带徒授艺。“文革”后，打镡行业日渐萧条，不少打镡师傅改行，打镡技艺随之衰落。改革开放后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，许多手工制作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机械加工所替代，再加上搪瓷、塑料等廉价替代品的出现，镡器再一次受到冷落，打镡技艺濒临消亡。

这些年，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返璞归真和对工匠精神的敬重，手工打镡制品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，并受到文化界和收藏界的青睐。只是，打镡行业的现状颇令人担忧：老一代打镡师傅或已作古，或年老体弱，熟谙打镡技艺的中青年一辈屈指可数，想以此谋生的青年凤毛麟角，打镡技艺面临失传境地。

为抢救和保护打镡技艺，2008年，奉化市文广新局确定朱义华为该项目传承人，并在村里设立传承基地。朱师傅所制的镡器，精美绝伦，让人叹为观止，他的落地新花台、摇钱树、珍珠塔、八角亭和法国埃菲尔铁塔花瓶等多件作品被欧美各国收藏。2010年，奉化打镡技艺被列入宁波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

当我在江口街道山头朱村采访朱义华师傅时，见朱师傅正托着一尊用3D技术打印的塑料弥勒菩萨仔细端详。原来有人请他依此模型用镡打制。我凝望着这尊精美的工艺品，不由得感慨万千：高科技虽然能生产完美无缺的工艺品，其精确、精致的程度可以赛过任何手工制品，却缺少了手工制作特有的朴拙之美、灵性之美；高科技可以生产、复制无数个同样的工艺品，而手工制品却是独一无二的，带着工匠至真至美的追求，融着工匠对人生的感悟，穿透时空的制约，并散发出恒久的光彩。物比人长，我知道，它们还会走下去的。

## 回味

陈峰

小时候，家乡的桃园很大，大到没边，在里面捉迷藏，常常是藏着藏着，自己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了。

桃花开的时候，徜徉在花海里，摘下桃枝编成花环，套在头上，女孩子成了桃花仙子，咯咯咯，你笑我，我笑你。那时候，赏花的都是些小孩子，大人们忙着抓革命促生产，没空管我们。我们想干嘛就干嘛，玩累了在桃树下睡觉，直到天黑，母亲的叫唤声回荡过几遍，才回家吃饭去。

桃花谢了，开始结桃，先是一丁点大，身上长着绒毛。长到鸟蛋那般大的时候，总有几场大风大雨心怀叵测，吹得满地都是毛桃。大人说，这些桃子是多余的，剩下的桃子将更大更甜。孩子们很心疼，趁人不注意把鸟蛋大的桃子捡起来，在衣服上擦擦，咬一口，酸得掉牙。

家乡种的桃子是水蜜桃，到了七八月份桃子成熟季节，桃园忙碌起来，手拉车和平时见不到的大货车鱼贯而入，排队等着装桃子，运到遥远的城里去。

比这更忙的是放了暑假的孩子们，无所事事地在桃园进进出出，被大人呵斥也赶不走，水蜜桃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啊。遇到同学的父亲帮着装货，一改平常的羞涩，会很热情地去打招呼，“叔叔好。”或遇到邻居，甜甜地叫一声，“阿姨，要不要帮忙？”他们常常把那些已经不适合运输、熟透的桃子递过来，“喏，馋鬼，拿去吃。”

水蜜桃透着红，像女孩脸上突然起的红晕，忘了收回。浑圆的桃子中间有一条浅浅的缝线，交会于果顶，带着一股仙气堆起一个小小的尖。桃蒂处几粒小麻子攒在一处，像叽叽喳喳的雀嘴。

熟透的桃子不用洗，直接剥皮，咬下去，汁水滴滴答答。说到汁水，有一种吃法，把熟桃揉一揉，揉到桃子软绵绵的，盛着一肚子水。然后把桃置于手心，一握，五指齐用力，屏住，桃子立即向上飞出一股水。旁边等候的小孩拾起头，张开嘴，接住这股甜浆，浆水溅得满脸都是，探出长长的舌尖，舔那唇上的甜浆。还有一种吃法，把吸管插在揉得绵软的熟桃身上，“嗖嗖嗖，嗖嗖嗖”吸进嘴里，吸得桃子瘪瘪的，只剩皮和核。这两种吃法极富仪式感，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不是所有桃子能这么吃。

桃核，红彤彤的，煞是好看，收好，种在门口道地里，等着它发芽长成一棵桃树，然后结出桃子，但这愿望总是落空。因为门前不宜种桃树，这有讲究。

那时候，很羡慕同学父亲在桃园劳作，家里有吃不完的桃子，不管是烂桃子，那也是桃子啊，而且还特别甜。好在到了最后的收获季节，家家户户都可以分上一些桃子，用篮子装，用洗脸盆盛。小孩子跟在大人后面，小心地提着、捧着，生怕不小心滚落在地，吃大人的巴掌是小事，桃子破了才是大事。晚上乘凉，一家人围在一起，父亲拿出井水里冰过的水蜜桃，剥去皮，咬一口，冷幽幽，甜丝丝，软软的，水水的，滋味绵长。桃子再好吃，也不能多吃，多吃是要坏肚子的。隔壁小琴一下把她娘准备送人的

回不去的时光啊。



又是一年蜜桃季 (柯以 摄)

# 一担蜜桃阔佬笑

10只桃子给吃掉了，自己难受拉肚子不说，她娘还在屋门口骂，骂得连家里的狗都看不起小琴了。

桃园是集体财产，分过桃子后，桃园就没人管了。孩子们可乐了，纷纷涌进桃园去“撮桃子沙”，“沙”是指摘剩下、还挂在枝头上的桃子。家里孩子多就占了优势，男孩负责上树，女孩负责递篮。剩下的桃子个头小，有的还没熟，有的已经烂了，偶尔也有完美的，我们可不管这么多，好的坏的都往篮里装。拿回家，母亲笑咪咪的，做蜜桃浆，晒蜜桃干，能吃好长时间哩。

“一担蜜桃阔佬笑，引得玉女下瑶台。”这句流传于家乡的诗句，是说水蜜桃身价高，味道好。可是这么好的水蜜桃说种就不种了，为了发展茶业，桃园很快就变成了茶园。到来年七八月份，小贩挑着水蜜桃进了村。他大声吆喝：“正宗水蜜桃卖嘞，蜜蜜甜，不甜不要钱！”吆喝声拖着长音，在夏日的蝉声中荡开去，飘过弄堂，掠过窗子，钻进孩子们的耳朵里，叫得嘴里的馋虫爬出来。不一会儿，空地上聚满了人，说行情的说行情，还价的还价，挑三拣四的挑三拣四。大人们跟小贩说：“你们是哪里的，敢说正宗，想当初，这里遍地都是水蜜桃啊，可惜现在在种上茶树了。”一方卖出，多方买进，大家都呵呵笑。

说起来，家乡关于桃花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南宋奉化人陈著的诗词里。而水蜜桃苗，是清朝光绪年间由剡源花农张银崇从上海龙华带回来的，几经改良，水蜜桃有了琼浆玉露般的口感。自此，奉化玉露水蜜桃开始了自己的名产历史。

眼下，又到蜜桃上市时。现在的水蜜桃个头大，白里透粉，又甜又多汁。想起小时候的水蜜桃，青里透白，青皮上长着一粒粒的黑麻点。孩子们等不及成熟，你摘一个试试，我摘一个试试，一直试到渐渐甜起来。这时候，果园里24小时不间断人，再去试，会坏了父母的名声。